

Don't Look Back
Selected Contemporary
Chinese Malaysian Stories
1997-2003

別再提起

馬華當代小說選
1997-2003

張錦忠
黃錦樹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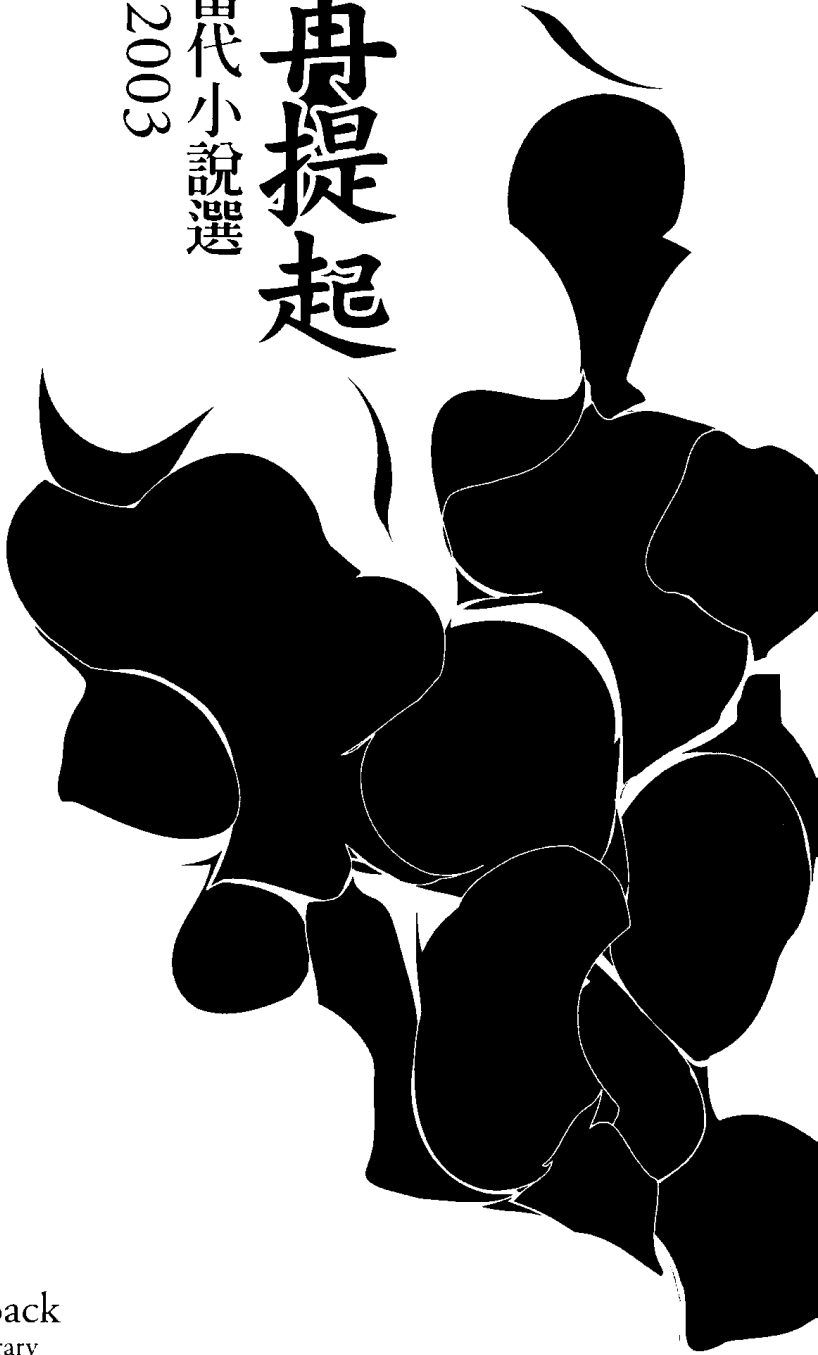


| | |
|-----|--------|
| 李永平 | 望鄉 |
| 潘雨桐 | 旱魃 |
| 雨川 | 名冊 |
| 李開璇 | 大哥款款走來 |
| 張貴興 | 總督之死 |
| 廖宏強 | 諒解 |
| 黃錦樹 | 另一個 |
| 林春美 | 上街傷事 |
| 李天葆 | 雙女情歌 |
| 楊錦揚 | 入侵 |
| 黎紫書 | 國北邊陲 |
| 梁靖芬 | 水顛 |
| 賀淑芳 | 別再提起 |

麥田文學

主編
張錦忠
黃錦樹

別再提起
馬華當代小說選
1997-2003



Don't Look Back
Selected Contemporary
Chinese Malaysian Stories
1997-2003

別再提起：馬華當代小說選(1997-2003)
/ 張錦忠、黃錦樹主編。-- 初版。
-- 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4[民93]
面：公分。-- (麥田文學；148)

ISBN 986-7413-17-2 (平裝)

868.757

93013280

麥田文學 148

別再提起：馬華當代小說選 (1997-2003)

主 編 張錦忠、黃錦樹
責任編輯 胡金倫

發 行 人 涂玉雲
出 版 麥田出版

100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2351-6320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電話：(02)2500-0888 傳真：(02)2500-1938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cs@cite.com.tw

郵撥帳號：19833503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樓 504 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Cite (M) Sdn. Bhd.(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e-mail：citek1@cite.com.tw

排 版 紫翎工作室
印 刷 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4 年 9 月 15 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 S B N 986-7413-17-2

售 價 280 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鳴謝

◎張錦忠

本書之編成，麥田出版編輯部胡金倫居功至偉，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與意見，並不辭辛勞居間聯絡各篇作者與原刊物編者。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的《文藝春秋》副刊編者黃俊麟及《南洋商報》的《南洋文藝》副刊編者張永修推薦發表於兩報文藝副刊的小說，省了我們許多麻煩。駱以軍、高嘉謙及林運鴻在炎炎夏日從旁相助撰寫評述，各篇小說作者或原發表者同意本書收入這些作品，這裏聊表感激之意。

麥田多年來不計虧盈，大力支持出版馬華文學及其論述，本書幾位作者（與編者）的重要作品都在麥田出版；因為有麥田捕手，「在台馬華文學」方得以持續經營，謹此致謝。

目次

鳴謝／張錦忠

序／小說選後：一九六九年，別再提起／張錦忠

望鄉◎李永平

兩個這鄉望他鄉的故事／張錦忠

早魅◎潘雨桐

生活與生態／張錦忠

名冊◎雨川

一冊華人簡史／黃錦樹

大哥款款走來◎李開璇

故鄉與他鄉／黃錦樹

總督之死◎張貴興

歷史之外／林運鴻

諒解◎廖宏強

作為歷史記憶的雨林／高嘉謙

179 151 148 119 117 99 98 81 79 69 66 27 7

另一個◎黃錦樹

孤獨之境·抵達之謎／駱以軍

上街傷事◎林春美

籍貫與傷逝／高嘉謙

雙女情歌◎李天葆

南洋張腔／黃錦樹

入侵◎楊錦揚

父之名與父之死／張錦忠

國北邊陲◎黎紫書

一則大馬華族的身體寓言／高嘉謙

水顫◎梁靖芬

下西洋紀念年應景之作／張錦忠

別再提起◎賀淑芳

屍首的族群歸屬／黃錦樹

馬華小說選（一九九七—二〇〇三）·後敘／黃錦樹

作者簡介

小說選後：一九六九年，別再提起

◎張錦忠

選後話其實是要明說暗論這本小說選作為下一本小說選「前言」的意義，而不是要替入選的作品蓋棺論定。這本小說選大體上選的是過去式的文類，歷史文獻的意義可能大於再現現在或預期未來，但是有的（能展現馬華文學強盛力量的）作品還是有可能突圍而出。書寫永遠都是「新小說，新人」的文本，而有的則已是八〇年代或更早「完成」的作品，儘管書寫時間是新千禧年。這當然是故弄玄虛的說法。就實際時間脈絡而言，這是一本跨世紀馬華小說選集，收入上一個世紀末（一九九七年）至本世紀初（二〇〇三年）的作品十三篇。這六年間的馬華小說表現，其實也是過去三十年種種現象的縮影。從這個角度看來，這實在不能算是一種進步。¹

下面且細說從頭，從一九六九年之後。

一九七〇年代下半葉，旅台或離散馬華作者李永平、商晚筠、張貴興因獲得台灣兩大報文學獎而在當地文學場域取得立足地時，在馬來西亞的馬華小說界，備受肯定的是北馬棕櫚出版社宋子衡、溫祥英、菊凡等人，他們都在七〇年代出版了素質相當整齊的小說結集，小

黑的第一本短篇集《黑》也在那時出版。同時或稍後冒現的小說家還有潘友來、葉誰、丁雲，以及七〇年代末的洪泉。除了丁雲之外，這些作者當時大體上都被錯誤地歸類為「現代派」，因為他們相當重視文字技巧的經營，對故事人物的內心世界的關注可能比外在現實多一點，而且作品多半發表在被視為現代主義文學重鎮的《蕉風月刊》。這當然不是一個美麗的錯誤，也可見在重論戰傳統多於嚴肅的批評理論的馬華文壇，精準而細膩的文學現象或文本分析實在可遇不可求。上述諸人或《蕉風月刊》固然具有現代主義傾向或色彩，但卻不是一直都是「現代派」。事實上，上述諸人中，宋子衡、菊凡、潘友來小說書寫小鎮人物生活，哀華文教育或中華文化之沒落，在在都是在試圖再現當時（後五二三）的時空脈絡，其題材的鄉土性，並不下於那些以現實主義者自居的小說同行的寫實或不寫實作品。

七〇年代的馬華小說表現受到多方影響，台灣鄉土文學（尤其是黃春明、王禎和、陳映真）即其一。這在商晚筠、宋子衡、菊凡或潘友來的小說都可看出。不過，國家社會變動的衝擊更不容低估：政府經濟、文化、教育與語言政策的快速土著化，才是馬華文學焦慮與壓抑的主因。一九七一年的國家文化大會設定了文化政策主軸，也邊緣化了以華文、英文及淡米爾文書寫的其他文學，貶低了非馬來文的市場與經濟價值。另一方面，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の間接鼓舞，部分馬華文藝人士或團體再次在七〇年代初高喊「反映現實」、「健康文藝」的口號，製造了不少凸顯階級意識、刻畫工人僱主鬥爭的擬左翼文藝產品，也引來政府的查禁，出版《大學文藝》的馬來亞大學華文學會及「春雷大匯演」被迫停止活動。到了七〇年

代中葉以後，馬華小說可謂處於進退維谷的困境：前衛的現代主義風潮不再，戰鬥性的社會寫實主義為現實政治所不容。六〇年代《蕉風月刊》鼓吹強調個體性的寫實主義文學，問津者似乎也不多（方天早已移居他鄉，黃思聰已返港，姚拓小說創作漸少，梁園亦已遇害）。強調自由與個體性者往往走得更遠一點，傾向現代主義去了。但是馬華文學的實驗性強或高度現代主義小說並不算多，商晚筠、宋子衡、溫祥英、菊凡、潘友來其實不妨歸入這派強調個體性的寫實主義。

這樣的單音低調大致上仍持續至下一個十年。不過，由於華文寫作人協會及華人文化協會在七〇年代末成立，八〇年代的馬華文學場域的活動明顯增加，馬華文學的建制化、典律化以及華文文學系統國際交流也開始進行，若干小說選集即在這個年代出版，例如馬崙編的《馬華當代文學選：小說》（一九八四），反映了馬華文壇的典律建構欲望與「經典缺席」的焦慮。劉紹銘與馬漢茂合編的《世界中文小說選》（台北：時報，一九八七）也（首次）有了馬華小說的板塊（馬來西亞部分由姚拓、馬崙與李錦宗合編）。八〇年代下半葉，隨著國家經濟政策調整，社會管制鬆綁，中國文學漸漸發生質變，小說家偏離工農兵文藝的金光大道，走出傷痕文學，走過「河殤」，走在政治經濟開放的前面，進入新時期，甚至重新擁抱現代主義。²這對馬華文壇那些一心一意服膺社會寫實主義教條的「老現派」馬華小說家來說，未嘗不是一個重要轉折：「反映現實」或「健康」不再是文學唯一的真理，現代主義也不是洪水猛獸。至於是否能從此柳暗花明又一村，則端賴個人的文學修養與功力。而在台

灣，後現代風潮已從大西洋彼岸捲來，魔幻寫實與後設成為小說新潮，葛西亞·馬奎斯、米蘭·昆德拉取代了六〇年代流行的卡夫卡或薩特，成為遠來的和尚，影響力迅速發酵，流風多少也及於馬華文學。馬華讀者過去對亞非拉或東歐文學的接觸多半透過香港與中國的譯介，一九八六年再革新後的《蕉風月刊》，已有能力推出「拉丁美洲文學專號」，這當然也是受到中國與港台的拉美譯介成果的啟發。

不過，八〇年代對馬華文壇影響最大的，還是本國政治生態的變動。一九八七年代號茅草行動的反對黨人士與異議分子逮捕事件發生前後，社會言談激盪，提供了馬華作家將關注與思考重新聚焦於政治現實與族羣未來的契機。小黑的小說〈十·廿七的文學紀實與其他〉即在此脈絡下產生的文學政治言談。小說當然可以感時憂國或論述政治，第三世界國家小說史盡多政治寓言——或誠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說，第三世界國家小說不外皆政治寓言³——馬華小說家大可不必太過自我設限。相對於馬哈迪時代的抒情詩人如陳強華或傳承得的政治抒情，馬華小說家的確過度謹言慎行。小黑的小說後來收入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小說集《前夕》；在此之前，宋子衡終於出版了他的小說集《冷場》，洪泉也出版了短篇集《歐陽香》⁴。洪泉大概是馬華小說「最後一個現代主義信徒」，換了一個建制比較健全的文學環境，他大概可以成為七等生或舞鶴，而不是在九〇年代漸漸銷聲匿跡。資深作者雨川早在五〇年代末便已出道，也寫中篇，八〇年代仍然奮發。這個年代的新人則以梁放的表現最為整齊，同樣是砂勞越人的鞠藥如時有令人驚喜之作，但是不穩定。在台灣，李永平在八〇年代中自

美返台，出版了中文小說的經典之作《吉陵春秋》，張貴興則繼續經營他的傳奇故事世界，也把焦點交錯投射在婆羅洲與台北，在八〇年代出版了多本小說集。潘雨桐在這個年代「復出」得獎出書，為馬華文學在境外的台灣展顏加分。比較樂觀的說法是，在這個文學單音低調社會多元複調的年代，還可以舉出小黑、宋子衡、洪泉、雨川、李永平、潘雨桐、張貴興、梁放這些小說家的名字，可見小說創作終究還是個人志業，不一定要受大環境所左右。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散居台灣多年的李永平與張貴興已交出了重要長篇小說。李永平的長篇巨構《海東青》寫盡台北的人間地獄，文字刻意鋪陳，小說書寫有如文字煉金術。張貴興則回頭開展他的「雨林三部曲」書寫工程，以《群象》與《猴杯》交織個人的原初欲望與族羣集體記憶。對九〇年代的馬華小說家而言，李永平、潘雨桐、張貴興，以及英年早逝的商晚筠已是資深前輩。當黃錦樹還是磨劍練筆的「年輕作者」的時候，李永平、潘雨桐、張貴興是他的研究對象。摸清這幾位前輩的路數之後，他自己則另闢蹊徑試筆，走後設小說與嘲諷的偏鋒。這樣的姿勢也可視為他對九〇年代台灣文學時尚或與張貴興同時出道的張大春等當代小說家的影響抗拒，儘管批評家如王德威指出宋澤萊對他的影響，他更心儀的可能是郭松棻。黃錦樹作為九〇年代馬華小說的弄潮與逆浪者，自有他的本事、用心與視野。同樣由於「經典缺席」的焦慮，他編了《一水天涯》，替馬華小說建構典律，同時闡述「我們的當代」九〇年代的馬華小說家寫了什麼，或還能寫什麼。⁵他出身大馬留台文學獎，深知文學獎對寫作者的肯定功能。⁶熱帶膠林一開始即是他感時憂國或文學想像的空間，這個空間

隨著他技藝的成熟與閱讀的增廣而寬闊，近期小說後設漸少而嘲諷意味更濃。拉伯雷式諷刺向來並非馬華小說的傳統，黃錦樹如果繼續朝此方向發展，或可發揚光大之。

旅台的黃錦樹在九〇年代表現耀眼，照亮了馬華小說的天空。在馬來西亞，黎紫書的崛起與得獎無數同樣令人為之側目，她也成為商晚筠之後最重要的女性馬華小說家。留學中國的李天葆則步趨舊小說腔調（以及張調）敘說南洋男女情事，這種寫法之在地化其實新加坡的鍾瑜在七、八〇年代已開風氣之先。⁷值得指出的是，九〇年代馬華小說對話、學習、較量或複製的對象已不僅是朱天文、朱天心、駱以軍或成英姝等當代台灣小說家的作品，而是當代中國小說。新時期中國作家到了九〇年代，已形成了令人矚目的新一代小說「文學爆炸」，莫言、蘇童、余華、王安憶、李銳、葉兆言、殘雪、賈平凹、韓少功等等小說家輩出。他們從八〇年代中葉起便紛紛冒現，造就了當代華文小說的豐沛繁富、多采多姿局面，在台灣政治解嚴之後更成為當地書肆新寵。相形之下，馬華小說十年下來，才出現黃錦樹、李天葆、黎紫書等屈指可數的優秀後浪，就量而言，未免令人失望。從七〇年代到九〇年代，整整三十年，從宋子衡到黎紫書，不論是在台或在馬，在馬華小說場域中寫來寫去的，也不過就是這些人，這樣的成績，當然談不上驕人。

因此，我們如果要向台北的出版社看齊，每年編選一本年度馬華小說選，恐怕會很有問題，不是湊不出來，就是年年都是李永平、潘雨桐、張貴興、黃錦樹、黎紫書、李天葆。這樣的選集當然不是我們所樂見的。九歌出版社今年出版的台灣《九十二年小說選》，由林秀

玲主編，入選的小說作者，不少已是新銳。當然台灣小說界也在醞釀世代交替，舞鶴、駱以軍早已卓然成家，童偉格、張耀升、甘耀明等後浪波濤洶湧。新浪潮也在中國小說場域出現，池莉、尹麗川、李師江等另一批風貌豔異的小說新銳已在兩岸書市登場競技，而莫言、王安憶等前賢仍然活動力強盛創作量驚人。但是，在馬來西亞，新的千禧年已過了三年多，黎紫書所預言的新氣象並沒有全面出現。李永平、潘雨桐、張貴興、黃錦樹、李天葆、黎紫書今年都沒有小說集出版，黃錦樹與黎紫書的長篇也還沒出手，功力高低無法預估。以前不少遠來域外作家訪馬時都以「期待大作家」期許馬華文壇，彷彿大作家如孫行者從石頭蹦出來之後，馬華文學便有若花果山水簾洞的猢猻，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現在的寄望則在「等待新人」，這個期望或許比較不容易落空。近年來表現搶眼的新人當然不是沒有，如賀淑芳、梁靖芬、陳志鴻、翁弦尉，但是畢竟太少了。

這本當代馬華小說選集始於李永平的〈望鄉〉，終於賀淑芳的〈別再提起〉，象徵意義多於一切。李永平的〈望鄉〉，其實是從「不敢望鄉」到望鄉，寫的是旅台男子「我」的南洋成長經驗之一，也是台灣人的故事。古晉城外台灣寮三姊妹，原是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被騙到英屬婆羅洲當慰安婦的台灣女子，戰後無顏返鄉，繼續在當地賣春，後來被「我」檢舉通姦而被捕入獄，無法回鄉，也不敢望鄉。「我」則藉由說故事驅除心中不敢面對的魔障，方敢望鄉。小說以戲劇對話形式，呈現出兩個這鄉望他鄉的故事。「我」的離散漂泊路線與三姊妹相反，同樣是天涯淪落人，三姊妹最後被聽故事的南洋小男孩出賣，而南洋中年男子卻得

到扮演聽話者的台北小丫頭相助，放下魂牽夢縈的心石。所謂望鄉，其實是求其放心，因為家鄉就是心園的想像鄉土。

這鄉望他鄉，究竟在實際地理空間，何處是家鄉？答案乃離散華人心中的痛：沒有家園。⁹早在「大哥款款走來」之前，李開璇的〈大哥款款走來〉中的父親已冒著護照被扣留的可能潛回中國探親。小說娓娓書寫馬中情結／關係，以「整理一段被時代的風雨打亂了的親情」，自有動人之處。時代風雨落實在「國籍與政治」（小說一再重複這兩個詞語），將兄弟兩家人隔離近半個世紀之久，直到九〇年代，中國開放經濟有成，馬來西亞開放國人自由前往中國，凍結的親情解禁，大哥才款款從黑白照片走進現實。小說避開戲劇性渲染，而以平淡的筆調敘述。使用第一人稱，連大哥的名字也取為「李開殿」，聽起來的確像作者的大哥，小說也頗有散文或非虛構創作（creative non-fiction）及自傳色彩。作者觀察入微，選擇這樣的題材，也頗見新聞記者的敏銳，不過小說敘事不無瑕疵。例如開始第二段提到「二哥」，可是這個「二哥」後來就沒再出現，很可能其實就是那個「弟弟」。第二節提到「政府和中共斷交那陣子」似乎也不符史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各國只有承不承認的問題，無所謂斷交，何況當時馬來亞還是殖民地；獨立後則一直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直到七〇年代馬中建交才和台灣斷交。大哥來馬對所見所聞頗多觀感，但是多半是由「我」轉述，「我」其實不太可能知道大哥內心思緒，這是小說技藝的老問題了。其他敘事矛盾如末節先說大哥看出弟弟一家人忙忙碌碌，「只為了維持一個體面卻不怎麼實際的生活」，後來卻又說「大

哥見我們的生活充實而單純」，遂感慨還是南洋較好，觀點顯然並不一致。

南洋生活到底好不好，只有親身經歷方知箇中苦樂。十九世紀起中國南方沿岸城鎮大批華人飄洋過海，客居他鄉，主要還是為了謀生，身分是外勞客工，日後在海外安家落籍卻是時代的偶然。偶然，其實只是權宜說法，無法真正解釋歷史。歷史上的難解之事，如十五世紀中國回裔穆斯林鄭和南下南洋，為東西交通史重要事件，後世史官眾說紛紜，小說家也湊熱鬧演義歷史。二〇〇五年為三保太監下西洋六百年紀念，各種應景活動在所難免，這裏選刊梁靖芬的〈水顛〉，自然也是應景，以示南洋華人沒有忘記「我祖上」之意，雖然小說中的「阿姆」已漸漸失憶，以致丟言忘祖。至於原姓馬的回裔穆斯林鄭和如何是「我祖上」，則是小說家言，當不得真。小說敘述祖上豐功偉業，並顧左右而言及「我」血統系譜，偶爾後設一番，可見頗有文章可作，然而敘事旁枝太蕪雜，題旨明顯失焦。不過作者文字流暢可讀，是可以期待的新秀。

最能代表海外華人沒有忘記「我祖上」的圖騰，可能非鄉親會館莫屬。資深小說家雨川的〈名冊〉中的會所創立於光緒年間，接待過中華民國開國元勳孫中山，歷史悠久，象徵大馬華社從殖民地時期的華人南來「過番」到後裔從事各行各業的今天。會館名冊乃會所紀錄，暗指華人歷史。歷史為中華民族的重要文化資產，然而後代子孫不是總覺得歷史太沉重，就是老想靠祖先保佑發財。作者書寫華人文化日漸沒落之意十分明顯。敘述者文書對會所歷史所知有限，於是作者只好打破小說的寫實機制，安排歷任會長及其他幹部走出名冊，

現身說法。這樣的安排本來也不是不合理（書中的顏如玉會開卷而出，名冊中人當然也可以現身），然而雨川的小鎮畢竟不是葛西亞·馬奎斯筆下的麥康多，「古人」顯靈的技法既不聊齋也不魔幻，令人讀來徒呼無奈。選在這裏，旨在向一位多年來默默耕耘的前輩小說家致上敬意。

七、八〇年代華文小說家對書寫華人文化沒落的題材情有獨鍾，和當時大馬中華文化教育的困境息息相關。到了九〇年代，中國作家莫言《紅高粱家族》的影響開始發酵，家族史書寫成為世紀末華文小說的重要文類。張貴興即以他個人風格從《頑皮家族》開始建構婆羅洲華人家族史。〈總督之死〉原為《猴杯》的一章。張貴興對青春年華非常眷戀，對離散與生活的體驗極為深刻，在馬華作家中最有可能以他一貫的華麗文字與驚人想像力寫出一部普魯斯特式的《追憶熱帶雨林邊緣的逝水年華》（他的雨林幾部曲或已可當做這樣的小說合讀）。〈總督之死〉以婆羅洲犀牛之死象徵余家的沒落，透過祖父淋漓盡致地在絲棉樹上下細說雨林邊緣的原始欲望與權力擴充，也寫墾荒年代南來華人在土地爭奪戰中跟達雅克人的敵我關係。余家從曾祖開始經營，曾經繁華一時，最後只見淪喪與腐朽。總督死後，家族（醜）史書寫也接近尾聲了。

✓ 同樣從曾祖父輩追溯歷史，黎紫書的〈國北邊陲〉是一則預知死亡紀事，同時也是馬華小說並不多見的身體書寫。（華）人似乎只有在生病時才會正視自己的身體，因此病體即身體的隱喻，反之亦然。因病體而展開的「龍舌神草」追尋乃陳家（Chin?）世代「人生命